

双语心理词汇研究

A Study on Bilingual Mental Lexicon

黎明 张莉 李娜 陈韵【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本书系 2015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藏汉双语者及藏汉英三语者心理词汇语义表征的 SOA 多点测试法与 ERP 对比研究”（编号：15BYY068）的阶段性成果

双语心理词汇研究

A Study on Bilingual Mental Lexicon

黎 明 张 莉 著
李 娜 陈 韵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 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双语心理词汇研究 / 黎明等著.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9.4
ISBN 978-7-5643-6849-4

I. ①双… II. ①黎… III. ①心理学—词汇—研究
IV. ①B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76379 号

Shuangyu Xinli Cihui Yanjiu

双语心理词汇研究

黎明 张莉 著
李娜 陈韵

责任编辑 居碧娟
助理编辑 吴启威
封面设计 曹天擎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成都市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西南交通大学创新大厦 21 楼)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www.xnjdcbs.com>
印 刷 四川煤田地质制图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 mm × 230 mm
印 张 18.5
字 数 310 千
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6849-4
定 价 88.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1 绪 论	1
2 双语心理词汇的组织模式	10
2.1 心理词汇及相关术语的定义	10
2.1.1 双语者	10
2.1.2 三语者	12
2.1.3 心理词汇	12
2.1.4 表 征	14
2.2 双语心理词汇的组织模式	15
2.2.1 词汇联想测试研究介绍	15
2.2.2 词汇联想测试刺激词的选取	17
2.2.3 词汇联想测试反应词的分类	30
2.2.4 词汇联想的实验模式和数据收集方法	45
2.2.5 国内近年来的主要词汇联想测试研究	50
2.2.6 国外较有影响的词汇联想测试研究	59
2.2.7 母语心理词汇的组织结构	80
2.2.8 二语心理词汇的性质和构建模式	83
2.2.9 现有心理词汇组织模式研究的不足之处	86
2.2.10 双语心理词汇结构联想实验研究的发展趋势	88

2.2.11	今后该领域可进行的研究	91
3	双语心理词汇的语义表征和词汇连接模式	94
3.1	主要研究范式	94
3.1.1	行为学测量	94
3.1.2	神经学测量	108
3.2	双语心理词汇的语义表征和词汇连接的 主要理论模型	114
3.2.1	双语心理词汇的语义表征是共享的 还是独立的	114
3.2.2	二语的词汇表征和语义表征是 如何联系起来的	116
3.3	双语词汇表征差异的影响因素	131
3.4	现有研究的不足	132
3.4.1	研究结论尚不一致	132
3.4.2	实验方法及实验设计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133
3.4.3	静态研究多, 动态发展研究亟待深入	138
3.4.4	国内研究数量较多, 但实验方法和 实验设计有待改进	139
3.5	双语词汇表征研究的发展趋势	146
3.6	双语心理词汇语义表征的部分共享	147
3.7	双语心理词汇词名层的动态连接	148
3.8	今后该领域可进行的研究	149
4	双语心理词汇的提取	152
4.1	影响词汇提取和组织因素	152
4.1.1	词频效应	152
4.1.2	词汇性效应	154
4.1.3	语义性效应	155
4.1.4	语境效应	156
4.2	心理词汇的提取模型	157

4.2.1	自动搜索模型	157
4.2.2	词汇发生模型	158
4.2.3	连接主义模型	161
4.2.4	交股模型	164
4.3	双语心理词汇的提取机制	167
4.3.1	非特定语言提取理论	167
4.3.2	特定语言提取理论	190
4.3.3	两种双语词汇提取理论的融合趋势	193
4.3.4	双语词汇提取激活机制的研究方法及问题	196
4.3.5	双语词汇提取激活机制研究需要 注意的其他问题	207
4.3.6	本节结论	215
4.3.7	今后该领域可进行的研究	217
	参考文献	219

1 绪 论

心理词汇 (mental lexicon) 又叫作内部词库 (internal lexicon) 或心理词典 (mental dictionary), 指词汇知识存储于大脑的心理表征, 即大脑对词汇知识的长期记忆, 或词在永久记忆中的表征。心理词汇包含的信息远远超过普通词典。除了普通词典中所包含的拼写、读音、词性、词义外, 还包括一些常识性的知识 (张淑静, 2004a: 66)。

心理词汇一直是语言学、心理学的研究热点和重点。随着《思维中的词: 心理词汇介绍》(Aitchison, 1987) 和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现代语言研究项目 (MLRP) 成果陆续出版, 国内外围绕心理词汇的研究不断增加。学界围绕心理词汇的结构、表征和提取构建了诸多理论模型, 如 Morton (1969, 1979, 1980) 的词汇发生模型 (logogen model)、Marslen-Wilson (1980, 1981, 1990) 的交股模型 (cohort model)、Kroll et al. (1994) 的非对称模型 (asymmetrical model)、Dijkstra et al. (1998b) 的双语交互激活模型 (bilingual interactive activation model)、Green (1998) 的抑制控制模型 (inhibitory control model)、Finkbeiner et al. (2004) 的意义模型、李德高 (2016) 的语义表征层次选择模型、黎明 (2018) 的语义元通达模型。John Benjamins 于 2006 年创办专刊《心理词汇》, 目前已刊出多卷 (比如 Aitchison, 2010; Bertram, 2011; Meltzer, 2012; Crossley, 2013 等), 其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母语和二语, 也涉及多语词汇的激活与连接问题。在此推动下, 国内心理词汇研究不断增多, 学者们或对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董燕萍等, 2002; 贾冠杰, 2008; 戴炜栋等, 2008; 张萍, 2010a; 张萍等, 2017; 阿卜杜外力·热合曼等, 2018), 或以汉-英双语者为对象, 围绕心理词汇的性质、语义表征、词汇连接、词汇提取与辨认等进行实证研究 (张淑静, 2004a, 2008; 张萍, 2010a, b, 2013; 刘绍龙等, 2012; 范琳等, 2013; 冯学芳, 2014;

李广利等, 2015; 昂晨等, 2016; 李小撒等, 2016a, b; 李嘉华等, 2018), 推动国内心理词汇研究向纵深发展(于翠红等, 2014; 黎明, 2018)。

日常生活中能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或方言的人被称为双语者(崔占玲等, 2012: 1222)。随着认知心理学、脑科学、心理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的不断发展, 自20世纪50年代起, 国内外语言和心理学界主要采用行为学和神经学两大类测量方法, 对双语者心理词汇的组织模式、语义表征模式、词汇连接模式和提取模式进行了大量研究, 展开了深入探讨, 取得了丰硕成果, 构建了众多理论模型。但该领域的研究尚有一些不足, 很多问题仍有待解答, 亟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首先, 学界关于双语心理词汇组织模式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① 学界关于母语心理词汇语义系统中纵聚合和横组合的研究结论尚未达成一致。研究发现成人英语母语者心理词汇以纵聚合为主、横组合为辅(Entwisle, 1966; Namei, 2004; 李小撒等, 王文宇, 2016a), 但 Nissen et al. (2006) 发现丹麦语本族语者的纵聚合反应比例仅为32.8%, 而横组合反应比例却高达54.0%。Fitzpatrick et al. (2011) 发现成人西班牙语母语者心理词汇以横组合为主、纵聚合为辅。国内学者对成人汉语母语者心理词汇的研究也未得到一致结论。钟乔睿(2014)、李广利等(2015)发现汉语母语者心理词汇以纵聚合为主; 李小撒等(2016a)发现汉语母语者心理词汇以横组合为主; 张萍(2010b)发现汉语母语者横组合、纵聚合语义网络呈均衡发展。张金桥等(2018)发现中国大学生汉语心理词汇以语义连接为主、形式连接为辅。语义连接以横组合为主、纵聚合为辅。② 学界对二语心理词汇的性质颇有争议, 主要有语音说、语义说和句法说等三种观点。语音说认为, 二语心理词汇词与词之间主要是语音联系。支持者主要有 Meara(1978, 1980, 1983, 2002, 2009)、Carter (1987)、Channell (1988)、Laufer (1989)、Read (1993)、Verhallen et al. (1993)、Gass et al. (1994)、Schmitt et al. (1997)、张淑静(2003, 2004a, 2005a)、付玉萍等(2009)。语义说认为, 二语心理词汇与母语心理词汇基本一样, 词与词之间主要通过语义联系。支持者主要有 Maréchal (1995)、O'Gorman (1996)、Singleton (1999)、Namei (2004)、张珊珊(2006)、Zareva (2007)、于翠红等(2014)、李广利等(2015)。句法说认为, 二语心理词汇本质上是组合型的, 词与词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一种线性的修饰、搭配关系。句法(syntagmatic)

联系在二语心理词汇中起更大组织作用,支持者主要有 Wolter (2001) 等。③ 学界对不同水平的二语学习者的心理词汇构建模式也有较大争议。Söderman (1993) 提出,二语学习者心理词汇网络发展是由横组合知识向纵聚合知识扩展。谢谜 (2009: 71) 发现二语心理词汇的性质因二语水平的不同而异。初级英语学习者的二语词主要是语音连接,高级英语学习者的二语词以母语语义联系为主。二语心理词汇的发展是从二语语音关联到母语语义关联。学界不少研究发现,二语心理词汇的横组合/纵聚合反应比例都随受试二语水平的增加而上升,但纵聚合知识增长的速度远高于横组合知识,呈现出不共时、非均衡的发展态势(张萍, 2010b, 2013; 刘绍龙等, 2012; 于翠红等, 2014; 李小撒等, 2016b)。但冯学芳 (2014: 443) 发现一语中语义邻接明显高于二语,搭配在二语词汇连接中有明显优势。一些历时研究结果还发现,随着受试词汇知识的增长,二语心理词汇中词与词之间的语义联系逐步增多、增强,反应类型从语音向语义稳步发展。然而对个体词的分析表明,并非所有词汇习得都呈线性发展,都是从语音发展到语义,而是伴随着某种 U 形或 $\cap$ 形的发展趋势。倒退现象时有发生:受试对某些词的反应会从语义反应退化成语音反应,因为词会从认识退化成不认识(张淑静, 2008; 付玉萍等, 2009; 李永才等, 2009; 李小撒等, 2016b)。此外,刘绍龙等 (2012) 发现二语高水平受试在纵聚合语义类型上表现出明显优势,并且高水平受试的横组合反应词比例显著高于低水平受试,但 Zareva (2007) 发现二语水平对纵聚合语义联系并无显著影响。④ 关于纵聚合和横组合下级亚类的研究,无论是一语还是二语都缺乏统一的分类标准,大多数研究只展示了各亚类的反应数据,没有讨论和解释数据 (Fitzpatrick, 2007; 张萍, 2010b)。因此这些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张金桥等 (2018: 83) 采用词汇联想测试调查了中国大学生对汉语高频双音节词的联想反应。他们对纵聚合和横组合下级亚类进行了相对更为细致、科学的分类。实验结果发现:中国大学生汉语心理词汇联想反应词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为语义和形式关联。第二层的语义关联包含纵聚合、横组合和百科关联;形式关联包含词形和语音关联。第三层的纵聚合包含相近、相反、层级和同级;横组合包含陈述、支配、限定、顺序、补充和固定词组。中国大学生汉语心理词汇以语义连接为主,形式连接为辅。语义连接以横组合为主,纵聚合为辅。横组合以“限定”“支

配”“陈述”为主,以“固定词组”“顺序”“补充”为辅;纵聚合以“同级”“相近”为主,以“层级”“相反”为辅。张金桥等(2018)对汉语母语心理词汇的分类框架是否科学、实践中是否具有操作性、是否适用于西方字母文字语言,还有待更多实证研究的检验。⑤ 学界主要采用词汇联想测试研究双语心理词汇的组织模式。词汇联想测试结果受受试的语言水平、测试方式、刺激词的数量、词频、词汇熟悉度、词性、具体性以及联想反应的分类标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张萍,2013)。如果只控制其中某些变量,难以全面描绘心理词汇的概貌。学界对母语和二语心理词汇的性质及二语心理词汇的构建模式研究结果差异较大,有以下四个主要原因:其一,选取刺激词时,没有全面控制上述各变量,各类刺激词的数量不等,多数研究选取的刺激词数量太少。仅根据有限数量的刺激词的联想反应推断心理词汇的组织概貌存在以偏概全的逻辑缺陷(龚嵘,2008:56)。其二,反应词的分类方式差别较大,分类标准不统一,研究发现缺乏可比性(Fitzpatrick,2007)。其三,对反应词的分析缺乏科学、合理的操作程序。研究者亟须寻找一种更加客观的手段,尽可能保证反应词归类不受研究者个人偏见等人为因素的影响。其四,受试的联想反应容易受身体状况、情绪、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因而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李小撒等,2016b)

其次,学界对双语者心理词汇的语义表征和词汇连接模式的研究结论仍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王沛等,2010;金晓兵,2012;Heredia et al.,2014;Chen et al.,2015;李德高,2016;阿卜杜外力·热合曼等,2018;黎明,2018)。而且双语词汇表征研究所主要采用的实验方法和设计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长时重复启动实验和翻译识别实验方法都无法从理论上排除受试的翻译等有意识的策略加工(Kessler et al.,2013;Ma et al.,2017)。短时快速启动范式下的语义归类和词汇判断实验大多是采用一个SOA^①的单点测试法。在该测试法中,如果SOA太短、启动词的激活程度太低,可能就无法扩散激活目标词;如果SOA太长,受试能完全提取启动词的语义,实验就无法排除有意识的策略加工效应;如果SOA足够长,且能排除有意识的策略加工效应,但假如启动

① SOA 指启动实验中启动刺激开始呈现到目标刺激开始呈现的时间间隔(英文为 Stimulus Onset Asynchrony,简称 SOA)。

词和目标词语义相关度不高,实验仍无法发现跨语言的启动效应。为消除 SOA 单点测试法的设计缺陷,黎明等(2014)将其改进为 SOA 多点测试法不失为一种成功的尝试。fMRI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虽然能定位大脑词汇加工激活的脑区,但定位不等于解释。脑区分离,双语仍可能相互作用;脑区重叠,双语加工仍可能独立进行(van Heuven et al., 2010)。不同的 ERP 成分为揭示双语心理词汇不同过程和不同阶段的认知加工提供了具体指标,但 N400、N250、N200 和 P200 等脑电成分所反映的认知加工过程目前还存在较大争议。尽管各类实验方法或设计都具有一定局限性,但相对而言短时快速启动范式的行为实验结合 ERP 技术是目前研究双语词汇表征更为理想的工具。此外,双语词汇表征静态研究多,动态研究不足。学界缺乏从动态的、发展的视角同时考察双语和三语者心理词汇的语义表征及词汇连接模式的研究;相似双语的词汇表征研究多,形态差异较大的双语词汇表征研究不足。研究像藏-汉或藏-汉-英这样形态差异巨大的双语或三语词汇表征模式,可为考察人类语言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提供重要证据,也有可能得出双语词汇表征更有说服力的结论。然而,像藏-汉双语者和藏-汉-英三语者这样双语形态差异巨大的心理词汇的语义表征和词汇连接模式研究,目前学界尚不多见。更为关键的是,该领域的绝大多数研究均为个案实证研究,缺少从更宏观的角度进行的元分析研究,给人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感觉,无法从整体把握双语心理词汇的语义表征和词汇连接模式的性质。

再次,学界关于心理词汇提取模式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现有词汇提取的理论模型还不够完善。20 世纪 60 年代末以来,心理语言学家主要构建了两种词汇提取的理论模型。第一种是串行搜索模型(serial search model),以 Forster (1976, 1979, 1987, 1989) 的自动搜索模型(The autonomous search model)为代表。第二种是并行提取模型(parallel access model),以 Morton (1969) 的词汇发生模型(The logogen model), McClelland et al. (1981) 的连接主义模型和 Marslen-Wilson (1987) 的交股模型(The cohort model)为代表。串行搜索模型认为,大脑搜索词项的过程是按次序挨个进行。并行提取模型认为一个词的知觉输入可以直接将其激活,而且多个词项即潜在的候补可以同时、并行激活。储存在心理词汇里的那个和输入词共享特征最多的词就

会被选定(桂诗春, 2000: 284-285)。不同词汇提取模型都企图对词汇提取的各种效应做出解释, 但没有一种模型能解释所有的词汇提取效应。各模型都有不足之处。词汇提取本身还有不少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比如, 不合适的语境对词汇辨认是否有抑制作用? 词汇提取是否一定要经过语音重新编码? 歧义词的意义是先提取一个意义, 还是同时提取歧义词的不同意义? 词汇辨认会经过一个把输入和以词的声音/语音结构为基础的心理表征相匹配的过程, 但物理信号如何在和心理词汇连接前就转化为抽象的音段表征? ……诸如此类的问题还亟待深入研究(桂诗春, 2000: 285-298)。

二是学界对双语心理词汇的激活机制进行了大量研究, 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 但目前研究结论还远未达成一致。一方面, 学界有大量研究支持双语词汇的非特定语言提取理论, 比如, Hermans et al. (1998)、Meuter et al. (1999)、Sebastian-Gallés et al. (2006)、马晓雷(2007)、Thierry et al. (2007)、Martin et al. (2009)、Van Assche et al. (2009)、Zhang et al. (2011)、张浩云等(2012)、范琳等(2013)、李利等(2013)、昂晨等(2016)、李嘉华等(2018)。另一方面, 也有不少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支持双语词汇的特定语言提取理论, 比如, Roelofs (1998)、Costa et al. (1999a, b)、Rodriguez-Fornells et al. (2002)、Costa et al. (2004a)、Costa (2005b)、La Heij (2005)、Costa et al. (2006b)、Christoffels et al. (2007)、Navarrete et al. (2010)、Kleinman et al. (2016)等。尤其是二语水平及词汇熟悉度对双语词汇激活机制的调节作用, 学界的分歧还相当大。比如, 胡杰辉等(2014)采用跨语言长时重复启动实验范式比较了不同二语水平的汉-英双语者英语词汇加工中, 汉语字形信息的启动效应, 结果发现二语高水平组受试没有显著的一语对译词字形启动效应, 低水平组中则发现了一语对译词字形重复效应, 且促进了英语词汇加工任务。而李嘉华等(2018: 110)发现汉-英双语受试在对二语(英语)词对做语义相关性判断时, 英语高、低水平组都在一定程度上自动激活了一语, 且二语越熟练, 一语自动激活程度越强, 对二语语义加工任务的干扰效应越大。同时, 胡杰辉等(2014)、李嘉华等(2018: 110)的研究结论和 BIA+模型(Dijkstra et al. 2002; Dijkstra, 2005)的预测又相互矛盾。根据 BIA+模型的预测, 由于汉、英形态差异巨大, 非目标语言(如一语)在加工初期就会被排除, 这与汉-英双语者二语加工中一语自动激活的发现不一

致。此外, 昂晨等(2016)发现, 非熟练汉-英双语者在语言理解过程中, 非目标语不管是汉语还是英语都会自动激活, 但非目标语的激活层面受词汇熟悉度影响。当目标语言为一语、非目标语言为二语时, 熟悉度高的二语词能激活语义层, 熟悉度低的二语词只能激活到字形层; 当非目标语为一语时, 不管词汇熟悉度高还是低, 都能激活到语义层。三是双语词汇激活机制的主要研究范式还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和不足。词-图干扰范式发现了跨语言的语义及语音干扰效应, 支持 BIA/BIA+模型; 同时又发现了翻译对等词的促进效应, 支持双语加工的特性提取理论, 两种结果自相矛盾。因此, 词-图干扰范式难以解答双语词汇选择的“难题”。仅仅采用词-图干扰范式的研究很难明确阐释双语词汇的选择机制。语言切换范式以切换损耗的多少及方向考察双语词汇通达的进程。理论依据是抑制控制模型。该范式的问题在于切换损耗量能否真正反映抑制程度的变化。如果抑制机制根本不存在, 就很难说明切换损耗量的实际意义。跨语言启动范式主要用于研究双语的语义激活现象, 很难探测到词形和语音的加工。跨语言启动范式中经常采用的词汇判断作业不一定是建立在语义理解的基础之上, 更多情况下仅需要一些正字法或音位知识就可以做出判断。当然, 该研究范式在 SOA 设置等方面也还存在一些不足。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发现, 尽管学界对双语心理词汇的组织模式、表征模式和提取模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但到目前为止, 该领域尚存在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亟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因此本书将主要围绕组织模式、表征模式和提取模式对双语者的心理词汇做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对双语心理词汇的组织模式、表征模式和提取模式的研究将进一步丰富、发展双语心理词汇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成果。同时,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但有助于深入了解大脑的语言功能, 为考察人类语言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提供重要证据, 同时也为探索语言、思维以及行为的本质提供重要参考。此外, 与国外对心理词汇的研究状况相比, 国内研究理论探讨居多、实证研究较少; 相关文章数量众多, 但研究、发表层次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心理词汇的研究成果对母语和二语词汇习得与教学的指导作用(于翠红等, 2014: 56)。因此, 本书对双语心理词汇的组织模式、表征模式和提取模式的研究, 有利于厘清双语心理词汇的性质和表征及提取模式, 帮助二语学习者尽快构建完善的二语词汇结构模

式,更快更准确地提取二语词汇的词汇表征和语义表征,为双语教学尤其是词汇教学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南。

学界目前的相关研究主要都是针对不同的双语受试,采用行为学或神经学测量方法所进行的实证研究。不同的实验范式、不同的受试群体、对实验材料的不同选取,这些都可能得出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研究结论。因此,即使再增加一项或几项实证研究,可能仍然找不到问题的本质性答案。那么,在学界现有众多的个案研究中,能否总结、归纳相关问题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在此基础上分析现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探讨相关领域今后研究的发展趋势以及可以在哪些方面就哪些问题进一步展开深入研究,从而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得以向纵深发展,最终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鉴于此,本书将首先梳理双语心理词汇的组织模式、表征模式和提取模式的现有相关研究。在此基础上,总结、归纳现有研究普遍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最后采用元分析方法就部分核心问题的本质性结论做出分析,阐述相关问题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及今后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和领域。

本书主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1)关于母语心理词汇的结构模式,学界主要有哪些研究?主要有哪些发现?现有研究的局限性主要是什么?母语心理词汇的结构模式更可能是什么?今后可以对哪些问题展开进一步研究?

(2)关于二语心理词汇的性质和构建模式,学界主要有哪些研究?主要有哪些发现?现有研究的局限性主要是什么?二语心理词汇构建模式的总趋势可能是什么?今后可以对哪些问题展开进一步研究?

(3)关于双语者心理词汇的语义表征模式和词汇连接模式,学界主要有哪些研究?主要有哪些发现?现有研究的局限性主要是什么?双语者心理词汇的语义表征模式更可能是什么?今后可以对哪些问题展开进一步研究?

(4)关于双语者的词汇激活机制,学界主要有哪些研究?主要有哪些发现?现有研究的局限性主要是什么?双语者的词汇激活机制的总趋势可能是什么?今后可以对哪些问题展开进一步研究?

本书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部分简要介绍本书的研究背景、研究问题、研究价值、研究方法和本书的结构。

第二部分研究双语者心理词汇的组织模式。先介绍双语词汇表征、组织模式和提取模式研究涉及的一些相关术语,然后对双语者心理词汇的组织模式的现有研究进行文献综述,包括国内外的主要实证研究,主要研究结论。在综述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其不足,最后阐述双语者心理词汇组织模式研究的发展趋势,以及今后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和领域。

第三部分研究双语者心理词汇的表征模式。首先概述双语词汇表征研究所采用的主要研究范式及各范式的主要研究。然后介绍学界围绕双语者心理词汇的语义表征和词汇连接模式所构建的主要理论模型,归纳影响双语词汇表征模式的主要因素,并在综述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其不足。最后阐述双语者心理词汇的语义表征和词汇连接模式研究的发展趋势,以及今后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和领域。

第四部分研究双语者心理词汇的提取模式。首先介绍影响词汇提取模式的主要因素。然后介绍单语者心理词汇提取的主要理论模型。接下来概述双语者在言语理解和言语产出中的词汇激活和提取模式。在综述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其不足,最后阐述该领域今后可以进一步展开研究的问题。

2 双语心理词汇的组织模式

2.1 心理词汇及相关术语的定义

双语者心理词汇的组织模式、表征模式和提取模式的研究涉及一些关键概念或术语。下面分别介绍双语者、三语者、心理词汇和表征等基本概念。

2.1.1 双语者

目前,学界对“双语者”没有统一的定义。不同的研究者对其界定各不相同。比如, Richards et al. (1985) 在《朗曼应用语言学词典》中,将双语者定义为能使用两种语言的人:日常生活中能将一门外语和母语基本等同地运用于听、说、读、写。母语语言知识和能力通常大于二语。郭桃梅等(2002)认为,除了会说母语,还会说另外一种语言的人就是双语者。季伟(2013)认为,只要一个人具备了第二语言听、说、读、写、译能力的基础层次,即是双语者。Grosjean (1992)指出双语者是有规则地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的人。Bloomfield 认为两种语言都能像母语一样熟练的人才是双语者。Weinrich 认为双语者就是交替使用两种语言的人。Haugen 认为双语者是能够用两种语言完成有意义的话语的人(转引自李杰等,2007:5)。这些定义中,Bloomfield 等的定义要求双语者两种语言的水平都要高,且语言间的能力要平衡。能够达到如此高标准的人很少。而 Weinrich, Haugen 和 Grosjean 等的定义则不考虑双语者两种语言的熟练度,也不考虑双语能力是否平衡,因此双语者的外延就大得多。

双语者的定义具有很大灵活性,如何将双语者科学分类更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一般可从获得两种语言的方式、时间、两种语言达到的熟练程度、双语者身处的社会环境等角度,对双语者进行不同维度的分类。比如,根据双语者获得两种语言的方式,可分为紧凑型双语者(compact bilingual)、并列型双语者(coordinate bilingual)和从属型双语者(subordinate bilingual)。紧凑型双语者指六岁前同时获得两种语言的个体,通常他们出生于双语家庭,父母分别有自己的语言。并列型双语者指青春期以前获得两种语言的个体,可能在家庭中,也可能在家庭外获得,比如在青春期前随家庭迁居海外的儿童。从属型双语者指有一种语言为母语或第一语言(简称一语或 L1),在青春期以后获得第二语言(简称二语或 L2,类似地,第三种语言简称三语或 L3……第 n 种语言简称 n 语或 Ln),L1 的使用具有优先性(刘育红等,2008: 71)。

根据双语者两种语言获得的相对时间,可将双语者分为早期双语者(early bilingual)和晚期双语者(late bilingual),前者指在婴幼儿时期就已获得两种语言,后者指 L2 的获得要大大晚于 L1 的获得(刘育红等,2008: 71)。Fabbro (1999)、李利等(2008b)认为在 6~7 岁之前获得二语的称为早期双语者,在 6~7 岁之后获得二语则属于晚期双语者。

根据双语习得的年龄和双语习得是否同步,可将双语者分为同时性双语者(simultaneous bilingual)和继时性双语者(successive bilingual)。前者强调个体在语言关键期(3 岁)前习得双语,双语学习同步;后者强调以语言关键期为界,两种语言先后习得,母语在 3 岁前习得,二语在 3 岁后习得(赵丹,2011: 4)。

根据双语者两种语言的相对熟练程度,可分为平衡双语者(balanced bilingual)和优势双语者(dominant bilingual)。平衡双语者指两种语言具有同等熟练程度的人,而优势双语者指一种语言的熟练程度高于另一语言的双语者(刘育红等,2008: 71)。

根据双语者 L2 获得的熟练程度,还可将双语者分为熟练双语者和非熟练双语者(丁国盛,2001;杨静等,2004)。

可见,不同研究对双语者的界定各不相同,主要分歧在于二语能力是否要完全等同于母语能力。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双语者又可以再分为各种不同类型。为了能涵盖不同水平的二语学习者,本书将双语者定